

蘇軾審美人生與歐王關係

木齋研究叢書

余光中題



木齋 劉森 張昶 著

李明華 焦寶 王立 編校



麗文文化事業



加拿大新學術出版社

合作出版

蘇軾審美人生與歐王關係

木齋 劉森 張昶 著



麗文文化事業

蘇軾審美人生與歐王關係／木齋，劉森，張昶著．--
初版．-- 高雄市：麗文文化，2014.02
面；公分 -- (木齋研究叢書)
ISBN 978-957-748-545-8 (平裝)

1.(宋)蘇軾 2.傳記 3.政治思想 4.文學評論

782.8516

102024921

蘇軾審美人生與歐王關係

初版一刷・2014年2月

封面叢書題簽	余光中
著者	木齋 劉森 張昶
編校	李明華 焦寶 王立
封面素描	王以亮
發行人	楊曉祺
總編輯	蔡國彬
出版者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8025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	07-2265267
傳真	07-2233073
網址	http://www.liwen.com.tw
電子信箱	liwen@liwen.com.tw
劃撥帳號	41423894
購書專線	07-2265257轉236
臺北分公司	23445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41號
電話	02-29229075
傳真	02-29220464
法律顧問	林廷隆律師
電話	02-2965821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
ISBN 978-957-748-545-8 (平裝)



麗文文化事業



加拿大新學術出版社

合作出版

CA NEW PRESS LTD.

定價：280 元

關於木齋的探索（代「木齋研究叢書」總序）

傅璇琮

近年來，木齋的幾部學術著作源源不斷問世：先是 2008 年中華書局的《宋詞體演變史》，2009 年人民版的《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隨後，便是這本頗受學界關注並欲熱切討論的《曲詞發生史》。《中國韻文學刊》為此開闢專欄，筆者被邀請為主持，允有一席之地，先發淺見，拋磚引玉，誠為幸事。很多年來的學術評論，大多流於形式，徒有書評，而不見思想的交鋒，木齋的詞體起源和五言詩起源兩大研究，由於反思力度大，學術價值高，爭論空間大，引發爭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希望，各種不同意見的學者，都能各抒己見，通過探討、論辯，將文學史這兩大疑案的研究，推向新的歷史階段。

木齋《曲詞發生史》，縱橫捭闔，規模宏大，一時之間難以做出全面的評價，因此，本文從該作的兩序說起。此書稿初成的時候，作者曾經邀請我為之作序，我也曾認真閱讀了書稿。閱讀全書，頗有一氣呵成，令人一經入手便有欲罷不能的閱讀快感，因此，也確曾考慮再次為之寫序。之所以未能動筆，首先的考慮，是詞的研究並非我的專門，作為局外人來評論不一定合適，其次，我考慮此前所作書序已經很多，特別是對木齋有關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剛剛發表過個人見解，因此，很想聽聽學術界，特別是詞學界其他學者的評價。果然，木齋此作甫一問世，便讀到馬興榮先生和劉崇德先生兩大書序。兩位學者分別主要從詞的角度和曲的角度給予高度評價，特別是書中還刊印了兩位學者的原稿影印，這都很有意義。

馬先生書序中，首先談到了自身早年師從劉堯民先生，並且接受到的正是詞源于燕樂的教育：「我早年從劉堯民先生學詞，對劉先生主張的詞的起源不是突變，而是一個長期的進程，它是漢魏以來的詩歌長期進化的結果，是詩與音樂由衝突到接近，到融合的結果。使詩在形式和系統都達到融合的是燕樂。印象很深。後來陸續對燕樂、對敦煌曲子詞有所接觸，感到談詞的起源，還必須注意民間詞。這也就是說，我認為詞起源于燕樂與民間詞。這在拙著《詞學綜論》中已有論述。」

隨後，馬先生對此書的主要觀點論述說：「木齋確認詞起源於宮廷，而不是起源於民間，時間是盛唐天寶初年。正由於詞起源於宮廷，整個唐五代曲詞的本質屬性都是宮廷文化的產物。李白詞、花間詞、南唐詞正是盛唐宮廷、西蜀宮廷、南唐宮廷三大宮廷文化的產物。並以爲影響詞體發生的音樂因素不是以胡樂爲主的燕樂，而是經過法曲變革之後所形成的清樂（吳聲西曲）爲主體，以聲樂曲爲本質屬性，以內宴、家宴演唱爲主要形式的音樂品類。認為曲詞在發生史階段，主要是一種江南文化的產物。江南文化中小巧豔麗等特點，構建成爲曲詞發生時代的基本特質。認為敦煌曲子詞既非早於李白之作，也非主要是民間之作。同時認為唐五代詞以後，以柳永爲標誌，才發生了曲詞市井化的變革，隨後發生了士大夫群體對曲詞形式改造的運動，即張先、晏、歐、蘇東坡對伶工之詞、市井俗詞的改造，從此，詞這種形式才真正成爲士大夫的詞，詩人的詞。」¹ 這一段論述，可以說是對木齋此作的一個極好概述。馬先生隨後評價說：「木齋先生在多年積累的基礎上以超人的才識，力辟舊說，爲詞的起源、發展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很值得詞學界的朋友們（包括我）深思、探討。」在這裏，我讀到了一位富有責任感、正義感的學者的博大襟懷，一方面，申明了自身所受到的師傳正是木齋所顛覆的詞體源于燕樂的傳統認識，另外一方面，卻並不妨礙對新觀點的理解和接

¹ 參見馬興榮《曲詞發生史·序》，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受，不妨礙對後輩學者的鼓勵和支持。馬先生年長我十歲左右，這種學術襟懷，值得欽佩。學術，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求索的過程，否則，停留在舊有陳說上，學術怎能前進？事物的發展規律，總是經歷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過程，但第三個階段的看山是山，已經不是第一次的直觀看山是山。其中的哲理思辨意思，令人玩味不盡。其第二個階段的否定，也就是看山不是山，看似是錯誤的，是沒有價值的，其實不然，它是事物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沒有這貌似遠離真相的第二個階段，就很難實踐和完成向第三個階段的飛躍和革命。木齋自云：他的研究恰恰是對古人說法的回歸。想想也確實如此。譬如古人何曾有所謂的民間說？反而關於李白詞為「百代詞曲之祖」的說法不絕如縷，「民間」說，「燕樂胡樂」說，「李白詞為傳說偽作」之類的說法，基本上是胡適之後的說法，古人雖然有，譬如胡應麟曾經懷疑李白之作為偽作，但並沒有引起古代學者的反響和認同，一直到胡適之後才蔚為大觀。古人最早的說法，或是較早的說法，應會更為接近歷史的真實，它們遠比後來學者受到各種思想形態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學說更為貼近歷史。但遠離歷史的這些認識，實際上是從多維的視角，甚或是從相反的角度，來完成回歸歷史本相的使命。

劉崇德先生精通於音樂研究，這對於古代文學界，特別是詞學界，尤為難得。本人對中國音樂史研究不多，一直以爲憾事，所以，也只能就劉先生之所論，略抒自己的感受。劉先生首先說：「讀其（木齋）《古詩十九首與建安文學研究》一書，深深嘆服其高屋建瓴之架構，擺落舊說、顛覆積習的膽識，亦為木齋先生完成漢魏六朝樂府史論的一次飛躍而備感鼓舞。於是，益加欲其一縱健筆，再申高論，在詞學研究領域更辟一新境界。」關於對木齋《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的評價：「深深嘆服其高屋建瓴之架構，擺落舊說、顛覆積習的膽識，亦為木齋先生完成漢魏六朝樂府史論的一次飛躍而備感鼓舞」，這一評價極有概括力，首先是「高屋建瓴之架構，擺落舊說、顛覆積習的膽識」，這一點，我深有同感：以學術專著的形式專

門來探討論證曲詞發生史這樣的文學史公案，非大勇氣大學識莫能辦。

木齋的兩大研究，採用的其實是同一個方法，或說是在同一個方法論之樹上結出來的豐碩成果，且其方法論本身，也非常值得研究。這種方法論，自然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我看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採用了多角度溯本追源的流變史方式進行內證。十九首研究，是從兩漢，特別是從西漢逐一排查有無可疑的詩人，逐次排查到曹植，再進一步深入進去研究和論證，這就像是破案，將全部嫌疑人一一排查，通過否定和排除的方法，找到作案嫌疑人，然後，深入研究其作案動機和作案過程，最後達到破案完成。木齋詞的起源發生問題研究，銜接了十九首研究的成果，從建安曹魏的清商樂論起，依次論證江南清樂、北朝、隋代初唐燕樂，最後論證到盛唐法曲清樂回歸，曲詞之曲的發生就水到渠成了。這就是劉崇德先生所說的「完成漢魏六朝樂府史論的一次飛躍」。隨後，劉先生進一步闡發說：

近百年來關於詞體及其起源，可謂叢論脞說，界石林立。一涉詞樂，又大多於誤區盲點中摸象捫燭。拙著《燕樂新說》雖探詞曲之源于燕樂聲樂化、娛樂化的曲子，然僅止于就樂論樂。木齋先生此書則以穿透歷史的眼力，過人之才識，綜觀詞樂與詞體。近辨法曲清樂於「消費」「功能」之間，遠溯法曲乃魏晉宮廷清樂之流亞，繼又深察「豔體」與齊梁南朝宮體之關係，以無可置疑的論據驅去籠罩在詞體起源上所謂民間文學說這一「怪物」，明確提出「詞體非源於民間，而起源於宮廷」，「詞非源于燕樂胡樂，而是新興聲樂曲子的產物」，而這一新興聲樂則是由魏晉宮廷清樂發展而成的法曲，「宮廷」「女性」則是曲子的稟賦本貌。書中又將曲子的寫作追溯到盛唐，論述了李白對曲子的寫作對詞體發生的奠基到中晚唐曲辭《花間集》的體格流行，進一步申明詞體與帝王宮廷的關係，探討曲辭，即詞體從宮廷向民間的轉移，指出其本為唐宮廷文化的產物，隨後，才由帝王宮

廷向外轉移，漸次進入到一般士大夫階層和青樓北裏，成為一種市民文化。秦樓楚館實為詞曲播散之地，而非其源。此說一出，不僅詞體起源發生這一千古之謎得以破解，而且，詞體本質何以為「豔科」，「以清切淺麗為宗」「要眇宜修」自然明朗矣。

兩位學者的序文，給予了木齋詞體起源發生於宮廷說、詞體音樂為曲子清樂說高度評價，我相信，隨著時光的前行，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給予木齋之說以更為深入、更為精到、準確的解讀和評價。

木齋的曲詞發生研究，連同以古詩十九首為中心的五言詩起源發生研究，這兩大研究，被有的學者評價為「開天闢地」「石破天驚」，為「讓文學史不得不重思重寫」之舉。當今熙熙攘攘的功利主義學風盛行，使我們對炒作、對故作驚人的不正當學術風尚已經厭倦，因此，當真正有重大價值的學術發現出現的時候，還是習慣性的對之不屑一顧。我建議那些對木齋這兩大研究尚未深入瞭解的同仁，不妨花費一點時間，來認真看看他的論證過程，必更有新的學術性的評斷。

在這裏，我想做這樣的一個假設，如果沒有木齋的這兩大探索，我們的學術史當下是什麼樣的狀況？我們依然會認為十九首為東漢無名氏所作，認為曲詞起源於民間，起源發生於胡樂入華的燕樂流行，因為還沒有出現任何一種新的理論體系，來為我們展示另外的文學史演變歷程。學術史與時俱進，產生了木齋這樣探索型的學者，產生了木齋的這兩大研究，從此，在十九首東漢無名氏之說之外，有了有關十九首產生在曹植時代的系統而詳備的說法；在曲詞民間說、燕樂說之外，則有了基本完備的由六朝宮廷清樂到盛唐宮廷清樂法曲的詳盡描述。木齋的兩大研究，無疑開啓了後來者的學術視野，為學術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方法論，學術史無疑是前進了。對木齋學術探索的兩大成果，需要一個漫長的學術史接受過程，這是合情合理的——越是顛覆力度大的學說，就越難以被接受，這是規律。

有學者認為：木齋的這兩項研究，是王國維、胡適以來文學史最

爲重要的兩大突破，這個評價也許過高，或是過早，但想想這兩大研究，爲我們的學術界帶來了如此之多迥然不同的說法，確實值得思考和關注，而對其給予更多的深入批評和商榷，也許是更爲有益的思考和關注的形式。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其論學著作《文史通義》中曾謂：「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不能不具此二途。」通讀木齋這些年來的學術專著，對章學誠所言，更感親切。

以上文字，爲筆者此前發表過的同題文章，發表於《中國韻文學刊》《中國詩體詞體起源發生研究》專欄。近日，欣聞臺灣麗文書局將要陸續推出「木齋研究叢書」問世，其中將包括木齋本人的學術專著、詩集、文集、自傳，以及海內外學者研究木齋的專著和論文，在此深表祝賀！木齋近期的學術研究，以《古詩論》系列論文的發表爲標誌，將「古詩」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學術史階段，《社會科學研究》、《學習與探索》、《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瓊州學院學報》、《天中學刊》連同剛剛提及的《中國韻文學刊》等多家刊物先後爲之開辦專欄，海峽兩岸以及其他海外專家學者爲之撰寫論文討論，成爲中國學術史值得關注的一件大事。因此，對於木齋的研究，也就同時成爲必然的趨勢和應有的潮流——木齋爲什麼能發前人之所未發，提出了如此之多具有顛覆性、原創性的學術見解，又是怎樣，或說是採用什麼樣的學術方法建構出來他獨特的學術體系大廈？這就不僅僅需要研究他的學術專著，也需要研究他的詩作、文作和傳記，從而尋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並昇華爲新的學術理論，從而引領、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和進步。有感於此，在前文舊作基礎之上，補充這幾句未必成熟的話，謹供各位讀者參考。

於北京 中華書局
西元 2013 年 4 月

目次

關於木齋的探索（代「木齋研究叢書」總序） I

緒論 蘇軾審美人生論 001

第一節 蘇軾人格的本質精神與仕宦人生 002

第二節 蘇軾的審美人生 010

上編 蘇軾與王安石政治關係研究

第一章 蘇洵與王安石關係 023

第一節 《辨奸論》真偽 024

第二節 蘇洵與王安石交往之時間考 041

第三節 蘇洵與王安石交惡之原因分析 046

第四節 《辨奸論》在二人關係中的意義 051

第二章 「烏台詩案」之前蘇軾與王安石之政治關係 054

第一節 蘇軾入京城至熙寧二年王安石參知政事階段
——矛盾蓄勢期 055

第二節 熙寧二年王安石參知政事至熙寧四年蘇軾
被貶杭州——矛盾高峰期 066

第三節 從蘇軾通判杭州到「烏台詩案」——矛盾
緩和期 081

第三章 「烏台詩案」至王安石去世二人之政治關係 087

第一節 「烏台詩案」——矛盾初解 088

第二節 金陵之會——最大程度之和解 097

第四章 後王安石時代二人之關係——維護新法 107

第一節 對王安石新法的維護 108

第二節 對王安石的態度 113

下編 蘇軾與歐陽修關係研究

第一章 歐陽修與蘇軾交誼概述 119

第一節 嘉祐二年——師生關係的締結 120

第二節 嘉祐二年至嘉祐六年——師生關係深化期
126

第三節 治平三年至熙寧三年——亦師亦友昇華期
130

第四節 熙寧四年到熙寧六年——同道之朋飛躍期
136

第二章 詩文革新與嘉祐二年貢舉 143

第一節 歐陽修詩文革新思想的形成與實踐 144

第二節 蘇軾中舉與宋代文風的改變 156

第三章 論蘇軾與歐陽修相關詩文——兼論蘇軾與歐陽修的內在契合 166

第一節 《黃牛廟》與《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167

第二節 《五代史》可傳後也乎 175

第三節 蘇軾《書六一居士傳後》 177

第四節 《賀歐陽修致仕啓》 185

第五節 熙寧四年穎州軾事 188

第六節 蘇軾懷歐之作 200

參考文獻 219

後記 225

緒 論

蘇軾審美人生論

第一節 蘇軾人格的本質精神與仕宦人生

第二節 蘇軾的審美人生

第一節 蘇軾人格的本質精神與仕宦人生

蘇東坡人格的本質精神是什麼？這是一個難解之謎。單就筆者來說，就先後以「野性」和「仕隱情結」兩種理論來探求之。「野性」的命題，重在與柳永的比較中，論述蘇、柳永分別從兩個方面，實現了士大夫人格的近代文化開端。¹以後，筆者又以「仕隱情結」這一命題，探討了蘇軾內心深處的隱逸與仕進這一士大夫的具有根本意義的人生命題，從蘇軾一生 348 首詞作中有 66 首 77 次處使用具有歸隱意思的「歸」字，進行了量化分析，論證了蘇軾的仕隱情結及其在不同時期的內涵。²現在來看，無論是「野性」還是「仕隱情結」，其實，都還僅僅是蘇軾人格的一個側面而已，欲解讀蘇軾之人生本質，還需從華夏文化士大夫人格的演進上尋求，需從士大夫人生的終極問題進行拷問。美學家宗白華曾有六境界說：功利、倫理、政治、學術、宗教、藝術境界。則功利是人類的最為原始的階段，而審美則是人類的終極境界。蘇軾的人生，像芸芸衆生一樣，有著「為滿足生理的物質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也有「窮研物理」的學術境界和「返本歸真，冥合天人」的宗教境界，但我認為蘇軾更為本質的，是典型的藝術境界，可以用審美人生來概括之，是「以宇宙人生底具體為物件，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藉以窺見自我的最深沉靈底反映，而有藝術境界。」³相對於蘇軾的宇宙人生來說，就是沉浸於文學藝術的讀書寫作，賞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節奏與和諧。蘇轍說其乃兄在晚年流放海南時是：「日啖茶芋，而華屋玉食之

¹ 參見拙文《論蘇軾的「野性」及其萌生、發展和形成》，《文學論集》第九輯，和平出版社，1991 年版。

² 參見木齋等著《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京華出版社，2001 年版。

³ 參見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59 頁。

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獨喜爲詩，精深華妙」，⁴可以作爲筆者此觀點的形象說法。也就是說，現實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貴的，都不在蘇軾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學的、藝術的創造，才是蘇軾終生辛勤耕耘的園囿。這種情形，也如黃庭堅所說：「東坡先生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這種孤高，是俗人難以理解的：「其商略終古，蓋流俗不得而言。」⁵

與柳永作爲市井文化的代表相比較，蘇軾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就蘇軾早年所受到的教育和他自身的人生期望來說，蘇軾的政治理想終生都並未得到實現。譬如其母以《後漢書·范滂傳》作教材，對蘇軾做儒家忠臣的啓蒙：「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⁶其父以對歐陽修謝表爲試題的寫作訓練：「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⁷都可以看到蘇軾所受到的儒家仕進文化的良好教育。後來的蘇軾，雖然使用了少年時代的習作，但是，卻終生未能如老蘇所期待的那樣，出將拜相，如同歐陽公那樣。蘇軾自言其志時不多，不像是李白等唐人那樣自視甚高，宋人一般都較爲收斂，比較內省，但蘇軾之志仍可從後來的一些牢騷中看出，如：「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⁸齊物志早年便有，奈何現實的情況卻是地位卑微，談何濟時？因此，體現在蘇軾人生的一個頗爲引人注目的問題，是蘇軾在政治的功業上似乎並未取得應有的成就和地位，如同蘇軾晚年的自嘲所說：「問汝平生功業，黃

⁴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蘇軾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61頁。

⁵ 黃庭堅《蘇李畫枯木道士賦》，《蘇軾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90頁。

⁶ 《宋史·蘇軾本傳》。

⁷ 趙令時《侯鯖錄》。

⁸ 蘇軾《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其二）。

州惠州儋州」，哀莫過於心死，晚年「身如已灰之木，心似不繫之舟」的悲涼心境，與少年蘇軾的「奮厲有當世志」，形成鮮明的反差。

蘇軾具有卓絕當世的文學才華，又兼具傑出的政治才幹，為什麼會仕途坎坷，在政治方面始終不能順暢？這一點，蘇軾早年的恩師張方平看得十分清晰：「早嘗識其為人，起遠方孤生，遭遇盛明之世。……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闕於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⁹此段資料為蘇軾遭遇烏台詩案時，張方平挺身而出寫給皇帝的奏章。雖然有此特殊背景，蘇軾「性資疏率」的性格特點，還是非常準確的。但將仕途的坎坷完全歸結於某種性格，似乎過於簡單，因為，如果蘇軾對於仕途視為自己人生最為重要的內容，在多次因「性資疏率」而惹麻煩之後，必定會緘口不言的，而蘇軾恰恰相反，在每次禍從口出、災自筆來之後，都信誓旦旦，發出從此封筆的許諾，但卻從未兌現。譬如在烏台詩案之後，蘇軾在「出門旋覺風吹面」的出獄同時，馬上就「試拈詩筆已如神」、「此去聲名不厭低」了。不僅依舊我行我素，而且寫出了更為瑰麗的篇什。可知，在仕途與詩文寫作藝術人生，審美人生之間，後者才是蘇軾生命的靈魂、生命的依歸。這正是筆者之所以將蘇軾的人生命名為審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蘇軾從政的開端來說，可以說是相當順利的，蘇軾兄弟一舉成名，當時轟動的情形如同曾鞏所說：三蘇父子「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¹⁰蘇軾在考試完畢，直接被「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祥府判官」。到了英宗的時候，由於蘇軾當時的名氣甚大，英宗在府邸時就仰慕蘇軾的大名，因此，極希望援引李太白故事，將蘇軾擢拔為翰林學士。而實際上蘇軾擔任翰林學士

⁹ 《蘇軾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5頁。

¹⁰ 曾鞏《蘇明允哀辭》，《蘇軾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3頁。

的位置，是此後二十餘年蘇軾經歷黃州貶謫之後的事情了，而且只有短暫的幾年時光。蘇軾剛剛出山，就被張方平等元老視為「國士」，皇室後宮也都將蘇軾作為宰相的材料加以培養，但終蘇軾一生，最高的官職也未能如其弟蘇轍那樣官拜尚書右丞、門下侍郎等。絕大多數時間，蘇軾的身分是兩類：一類是作為中級官員的州守：從鳳翔簽判、杭州通判到密州、徐州太守，直到湖州太守發生烏台詩案，加上其中的守喪，前後歷時約二十年，都在這個階層徊翔，而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正是人生中最為輝煌的生命階段；蘇軾的另外一個身分，就是罪臣，黃州、惠州、儋州三地相加的貶謫時間，竟然長過元祐八年的得意時光，而且，正是蘇軾一生的中年、晚年的最為成熟的時期。元祐只有八年，其中再扣除蘇軾不合時宜而自請外放，則蘇軾之一生，在政治方面，確實是坎坷不遇的。

那麼，是不是蘇軾真的沒有拜相的願望？應該說，在儒家文化時代的士大夫，可能大抵都會有過這樣的理想，尤其蘇軾具有極大的文學聲望。當時他的聲望，不僅僅侷限於宋朝版圖，而且，遠播域外：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¹¹

另一個版本則是子由為遼使，寄詩云：「誰將家譜到燕都，底識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防他日卧江湖。」¹²因此，至少在蘇軾的潛意識裏，是有著某種政治幻想的。《冷齋夜話》記載，蘇軾在任杭州通判任上的時候，曾「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軾名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珠積寸

¹¹《澠水燕談》，卷四，《蘇軾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3頁。

¹²參見《堅瓠集》，《蘇東坡軼事彙編》，第118頁。